

六十种曲评注

龙膏记 飞丸记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六十种曲评注

顾问 蒋星煜 主编 黄竹三

冯俊杰 校审

刘孝严

I207.37/76

六十种曲评注

第二十三册

● ● ●
顾问 蒋星煜
主编 黄竹三
校审 刘孝严
冯俊杰

赠

阅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285103

本 册 曲 目

龙膏记评注 1

飞丸记评注 399

龙膏记评注

原著 [明] 杨 琰
评注 李 踏
谭莉芳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评注

剧 情 梗 概	7
第 一 出 叙传	9
第 二 出 旅况	14
第 三 出 宠赐	31
第 四 出 买卜	44
第 五 出 起衅	60
第 六 出 成隙	71
第 七 出 阖病	85
第 八 出 投膏	96
第 九 出 开阁	105
第 十 出 酬咏	125
第 十一 出 传情	136
第 十二 出 邂逅	152
第 十三 出 祸媒	164
第 十四 出 藏春	174
第 十五 出 罗织	188
第 十六 出 賦玦	199
第 十七 出 下狱	207
第 十八 出 脱难	215
第十九 出 棘试	228

第二十出	访旧	235
第二十一出	邪萌	250
第二十二出	错媾	263
第二十三出	砥节	276
第二十四出	修隙	285
第二十五出	空访	291
第二十六出	巧遭	300
第二十七出	诉因	314
第二十八出	觖望	322
第二十九出	偿缘	326
第三十出	游仙	335
考述		
《龙膏记》的本事及其版本		349
总评		
走出苦难人生		359
附编		
附一	杨珽生平资料汇辑	397
附二	《龙膏记》历代评论汇辑	398

评注

剧情梗概

唐朝汾阳王郭子仪幕南康书生张无頫才名，欲征为记室。张无頫因春试在即，未赴其召而前往京城。适逢吐蕃入侵中原，帝幸陕州，考试暂辍。张无頫金尽，困居旅邸。宰相元载诞辰，御赐暖金盒，由女儿湘英收藏。一向依附元载的黄门侍郎王縉也差人送来寿礼。张无頫穷困无奈之中，到袁天纲女儿袁大娘处问卜。袁大娘说他先贫穷而后富贵，并将预先让天将从湘英处偷来的暖金盒，盛玉龙膏数丸，付与张无頫，让他卖药都城，可得佳偶。湘英忽得异疾，元载派人请张无頫。无頫用龙膏立刻治好了湘英的病。元载设宴款待他，却逢王縉因忤内官鱼朝恩被谪为括州刺史，来元载处辞行，便同席饮酒吟诗。言谈间，张无頫讥讽王縉无才，王縉怀恨在心。元载留张无頫居水阁，湘英仰慕其才品，遣侍婢冰夷赠诗传情。无頫读后，感慕不已。一日在园中与湘英邂逅，遂通情愫。无頫辞归，元载恐湘英有恙复发，求龙膏数丸，以备不虞。无頫出盒取药，被元载看见暖金盒，以为是女儿私赠无頫，欲待穷究，又怕出丑，遂生一计，假托无頫送书给王縉，实叫王縉以盗暖金盒为由将他杀掉。元载让无頫将暖金盒留下，持金盒责骂湘英，令她自杀。湘英母亲暗中把女儿送到冰夷母亲处。王縉得信后，竟诬张无頫为盗，打入狱中。元载夫妇被朝廷赐死，冰夷自称是元载女儿，被发配到汾阳郭子仪处为奴。郭子仪以同僚之谊，把冰夷当女儿养育。无頫为袁大娘所救，入京应试，得中进士，到郭子仪府中参谒。郭子仪将养女许配无頫，及合卺时，方知是冰夷，大喜过望。郭子仪子郭暧把湘英及冰夷母

亲接入府中，使湘英和无頤完婚，重谐金盒之缘。袁大娘下凡点化，言张无頤原是玉帝殿前司香仙吏，湘英是水府广利王长女，只因尘缘未了，合当配为夫妻。现今磨难已毕，须早弃浮荣，复归正道。二人遂跟袁大娘入山而去。

第一出^① 叙 传^②

【玉楼春】^③（末上^④）楼台绝胜宜春苑^⑤，此外俗尘都不染^⑥。飞花送酒舞前檐，好鸟迎春歌后院。且看欲尽花经眼，青镜流年惊发变。玉壶春酒正堪携，莫惜追欢歌吹晚。（问答照常科^⑦）

【满庭芳】淑女湘英^⑧，才郎无颇^⑨，仙都暂谪人间^⑩。暖金盒内^⑪，藏着巧姻缘。就里龙膏起死^⑫，闺中秀再整芳颜^⑬。酬恩处新诗写意，邂逅订盟言。一朝嫌隙起^⑭，恩将仇报，狱底含冤，幸脱离患难，上苑胪传。纵得一枝梅信，还隔着楚水巫山^⑮。尘劫满^⑯，重逢金盒，指点证仙缘^⑰。

张进士天官散吏^⑱， 元小姐水府仙媛。
袁大娘撮成奇遇^⑲， 郭令公契合天缘^⑳。

【注 释】

①出——南戏和传奇剧本分场之称谓，有如元杂剧之所谓“折”。宋元时期的南戏并不分“出”或“折”，明朝中期以后的传奇剧本才出现这种划分段落和场次的“出”，有“出”的次第，并标明“出”的题目。

②叙传——南戏和传奇通常采用的格式。一般在第一出标题为“家门”、“副末开场”、“敷演家门”、“开场家门”、“提纲”、“标目”等等，名目繁多，是全剧的开端。这一出一般由副末登场，以一两支曲、词介绍该剧的主旨和全剧的梗概，结尾时以一首五言或七言诗（一般四句）

作结。

③玉楼春——曲牌名。原本词牌，以五代时后蜀·顾夐词起句“月照玉楼春漏促”（《花间集》卷六五）得名。又名〔木兰花〕，或〔木兰花令〕、〔春晓曲〕、〔惜春容〕，格式有五十二字、五十四字、五十五字、五十六字四种，其中五十六字又分两种格式，唐代将“七字八句者名〔玉楼春〕，至宋则皆用七言，而或名之曰〔玉楼春〕，或名之曰〔木兰花〕，又或加‘令’字，而休遂合为一。”（清·万树《词律》卷七）作为曲牌的〔玉楼春〕专指五十六字一体（换韵与不换韵两种格式一样）。今将宋·叶梦得所作〔玉楼春〕录于后，可以看其平仄及用韵情况：“花残却似春留恋，几日余香吹酒面。湿烟不隔柳条春，小雨池塘初有燕。波光纵使明如练，可奈落红纷似霰。解将心事诉东风，只有啼莺千种啭。”以下再出现的曲牌均有其来源及格式，不再注释。

④末——南戏角色名称。末的作用一是作开场白，向观众介绍剧情梗概，点明本戏主题，称副末开场；二是与净、丑相配合，增加剧中滑稽成分；三是扮演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物。《龙膏记》的“末上”，在一般传奇戏中作“副末上”，作用与“末上”同。

⑤宜春苑——秦代苑囿。《史记》卷一一七：“（上）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宜春宫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官之东，杜之南。”同书《始皇本纪》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此句言富贵人家的楼台建筑超过秦皇宜春苑的规模和侈丽，极言富贵之极。

⑥此外——指“绝胜宜春苑”的楼台以外的世界。此，指富贵者所居。这句是说居处很大，不染世俗之气，实言其人地位之高。此曲词下段首句“且看欲尽花经眼”是杜甫《曲江》二首第一首中的句子（《全唐诗》卷二二五）。

⑦问答照常——南戏和传奇作品在第一出除两支曲子以外，往往夹以道白，用问答形式作剧情介绍，由于已成固定格式，故许多作品予以省略，只注“问答照常”。

⑧湘英——本剧女主人公，为元载之独生女儿。

⑨无頫——本剧男主人公，姓张，为南康才子。

⑩仙都句——仙都为神仙居住的地方。剧中虚构张无頫为天官司香散吏，元湘英为水府织绡仙女。两人由于有一段姻缘，故暂时贬谪人间，经过一段人间磨难，终成眷属，再由袁大娘（仙人）授以仙诀，回归仙籍。

⑪暖金盒——唐代宗朝宰相元载为帝宠信，剧中虚构皇帝于元载生日那天赐以西域贡品暖金盒。暖金盒置于室内，即使寒冬，不必生火，屋内温暖如春，是无价之宝。这类传说在唐五代大约不少，如五代·王仁裕所撰《开元天宝遗事》中记有岐王的暖玉鞍，冬日坐鞍上，自然温暖。此处的暖金盒在剧中成为张、元二人婚姻的重要线索。

⑫龙膏——与暖金盒同样是张、元二人婚姻的线索。剧中仙人袁大娘赠送给张无頫，是一种仙药，可以起死回生。张无頫以此治好元湘英的病，使二人得以相识、相爱。

⑬闺中秀等三句——三句为本戏的三个情节。闺中秀再整芳颜，指元小姐服了龙膏后，立即痊愈，秀姿重艳；酬恩处新诗写意，此句言元湘英小姐病愈后，看了张无頫公子的诗，一方面感激张无頫的治愈之恩，一方面倾慕张无頫的才华。于是写诗表达自己的感激和倾慕之情；邂逅，偶然相遇。是说元湘英与张无頫在元载花园内偶然相遇。以上三句皆为本戏情节，详第八出、第十出、第十一出和第十二出。

⑭一朝嫌隙起等五句——亦本剧情节，不再详注，详阅本剧第十三出至第十九出。以下凡属本剧情节不再出注。胪传，一般称“传胪”，为封建社会科举活动中的一个项目。一般在殿试之后，宣读皇帝诏命，将中进士的考生名单次第朗读出来，即唱名，称“传胪”。此制始于宋代。详宋人赵升《朝野类要》卷二《唱名》。此指张无頫考中进士。上苑，供皇上游猎的园苑。上，封建社会称皇帝为“上”，因为皇帝位尊在最高处。《管子·君臣篇》：“民之制于上，犹草木之制于时也。”

⑮楚水巫山——指（情人间）相聚的一段遥远距离。也称“巴山楚

水”，语出唐人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楚水，一般泛指楚地的水，但与巫山相连，便增大了内涵。因楚襄王尝游云梦，宋玉言先王游高唐，梦见巫山神女与之相会，临别时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见宋玉《高唐赋》。本剧此句言“隔着楚水巫山”，显指实现巫山之梦的山水之阻。

⑯尘劫满——命运中注定要受的磨难已经全部过去了。这是民间流传的说法。尘劫，佛家称一世为一劫，无边之劫为尘劫。语出《楞严经》卷一：“犹如煮沙，欲成嘉馔，纵经尘劫，终不能得。”

⑰证仙缘——（经仙人点化）而醒悟自身与仙界的关系。证，本为佛家语，言经过修炼而悟道。此处指剧中男女主人公经袁大娘点化而明白自己的本根面貌。

⑱张进士天官散吏——本句与下句参阅本出注⑩。以下四句诗是传奇戏的固定程式，每出都有这样的二句至四句诗，或五言，或七言，以为一出戏的结束。这大约是受话本、章回小说的影响，用以概括一本戏的主要人物、情节以及他们的身份、在戏中的地位、作用等。以后各出戏的收尾则或抒情、或教诫，或总结人生经验，视编著者创作意图而定。

⑲袁大娘——为剧中仙人，是撮成张、元二人姻缘的重要人物。

⑳郭令公——唐代玄宗、肃宗时期的重臣，人称令公。详见本剧第五出“郭子仪”注。

【短评】

一支〔玉楼春〕唱出了《龙膏记》的主题：纵然是楼台超过了秦王的国苑，广大而豪华，纵然是华居远离了尘世的喧嚣，清静而高雅，每日里看帘前飞花送酒，妙舞翩翩，听后院鸟啭莺鸣，轻歌阵阵，然而“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毕竟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且看经眼花已落，青镜发先白。于是，携

玉壶，饮春酒，追欢寻乐，秉烛夜游……这里没有治国齐家、人伦大道，也没有人格修养、社会责任，有的只是时光易逝的叹惋，人生如梦的感伤。

这叹惋和感伤来自人世悲欢离合的经历。

一支〔满庭芳〕讲了一段“好逑”辗转曲折的故事。

原来每一对夫妇男女都有一段前世的“业缘”，都要经历一番今世的磨难。只有醒悟本根的人，才可能上升为仙人，成为永生不死、超越人世纠葛的旁观者，也只有在仙府天都才可能有长圆之月，长好之花和长寿的仙人。在这曲曲折折的变故中，自然少不了功名利禄的追逐，忠奸贤愚的斗争；也有治国齐家之道，人伦日用之说，人格才智之养，社会责任之教，有慷慨激昂的忠义之士，也有热血沸腾的男女悲欢……最后成仙证果，入于永恒，超越尘世的苦恼。

仙人之求，从来就是中国人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然而一旦成为仙人，尽管远离了世俗的追求和争斗，却也没有了属于人的生命的一切特征。

这是对“人生如寄”的实证，还是对尘世污浊的愤激？是对“人生如寄”把握后那醒悟式的冷寂，还是对尘世污浊愤激后那激情的褒变？是庄子式的对人生社会认真的思考，还是教徒式的对沉醉凡人空寂的教诫？我们只能在读完了《龙膏记》的每出戏之后，在对《龙膏记》作总体把握之后，在了解了作者杨瑛及其生存的时代之后，才可能作出大体不差的评断。

然而，作为文学的“人学”，我们首先还不是对作者微言大义作哲学的思考。我们在〔玉楼春〕那“低调”的叹息和感伤的背后，听到了作者对个体生命和情感的热切呼唤。

第二出 旅况

【瑞鹤仙】(生巾服扮张无頫上^①) 弱冠工词翰^②，论平生才具^③，东南竹箭^④。子虚犹未献^⑤。冀观光帝里^⑥，探花上苑^⑦。乘輿远幸^⑧，知甚日南宫开选^⑨。叹异乡久滞，客囊将罄^⑩，旅怀难遣^⑪。

〔鹧鸪天〕晚树鸟啼客梦残，剑光横雪玉龙寒^⑫。公车未结王生袜^⑬，客路虚弹贡禹冠^⑭。载锦字^⑮，吐琅玕^⑯，有才无命说应难^⑰。东风不为吹愁去，对此空冷洒泪看。小生姓张，名无頫，南康人也^⑱。擅美三清^⑲，研几十筐^⑳。伟龙章之秀质^㉑，腾孔雀之俊年。学海惊澜^㉒，缀珠鳞于濯锦。文江翻浪^㉓，织玉漱以韬霞。倒峡悬河^㉔，幸存张仪之舌^㉕。含经味道^㉖，曾遗公叔之冠^㉗。哎，只是汉庭无狗监之游扬^㉘，北海乏孔融之赏鉴^㉙。以故漂零蓬断^㉚，世业渐凋^㉛。燕喜桃夭^㉜，室家未遂^㉝。正是玄豹夜寒和雾隐^㉞，骊龙春暖抱珠眠^㉟。前日汾阳王郭子仪慕我才名^㉟，徵为记室^㉟。我以春试在迩^㉟，不赴其招。谁想一到长安，吐蕃入寇^㉟。驾幸陕州^㉟，棘闱暂辍^㉟。久居旅邸^㉟，囊橐萧然^㉟，怎生是好？

【锦缠道】我漫有笔凌云词华烛天^㉟，待诏赴长安^㉟，又谁知罢春闱尚困寒毡。我本是凌霜骑隐雾姿摩霄羽翰^㉟，到如今厄蓬蒿伏枥栖山^㉟。叹息损朱颜，帝京尘把貂裘尽染^㉟。拂青萍白日寒^㉟，禁不住气冲碧汉，竟何年遇主奏《甘泉》^㉟！

(小生扮店主人上^㉟) 献策未得意^㉟，况复柳条春。为客黄